

# 日治時期 臺灣古典詩文的 海洋書寫

文：李知灝  
圖：林獻堂博物館、天下雜誌

| 走入海洋

| Into the Ocean

## Oceanic Writing of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under Japanese Rule



《林獻堂 環球遊記：臺灣人世界觀首部曲》，天下雜誌出版。

臺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最早是清領初期的遊宦文人將其渡臺經驗化為詩文。由於當時的造船技術與氣象知識落後，使得渡海風險極大，故而在書寫中呈現對海洋的驚懼，甚至想像海中有妖怪、魔物伺機興風作浪、取人性命。

隨著西方動力船艦的引進，以及航海、氣象知識的增長，清領晚期對海洋的書寫已不像早期般驚恐。進入到日治時期更是如此，看不見充滿神怪的奇幻書寫，轉而著重在航海時的紀實與感懷的面向。

### 東遊日本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於臺灣紳商採取攏絡政策，同時也藉機招待部分人士前往日本旅遊，因此產生不少「東遊作品」，當中不乏對航海的描寫。東遊作品裡最具代表性的，就屬李春生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受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邀請，於 1896 年 2 月 24 日出發搭乘商船新發田丸前往日本。在旅程初期就寫到：

初行港中，途次平恬，諸幼稚亦覺安逸如常。及舟出基屹，風浪漸粗，諸童亦漸覺呻吟眩暈，幾乎無一能免之者。獨予一路無恙，得以照護一切。……至廿五日破曉，遠眺東方，略露島嶼痕跡。詢諸舟子，始知為琉球西海外嶼。

整段旅途除了暈船所造成的不適，對李春生一行人來說並不兇險，還有餘裕在船上欣賞日出美景，詢問遠方島嶼的資訊。由此也可見日治時期航運技術的進步，讓書寫呈現倘伴在海洋的悠遊基調。

### 回望臺灣

此時，頻繁的商務航運也提供新的契機，讓詩人得以從另一個角度看見自己的故鄉臺灣。如彰化詩人洪棄生於 1922 年前往中國遊覽，在其《八州遊記》就描寫從基隆港出發的情狀：

二十一日風止雨晴，乘小輪上大船出海，迴顧小雞籠一嶼，獨峙港北海上，宛如平頂圓籠，隔海大雞籠，高峰插雲。……在船頭望山色漸遠漸小，海色由淡白而淡綠，而淡玄，而山已不可辨。

文中描述他出海所見基隆嶼及基隆山，在逐漸駛向對岸、遠離臺灣的過程中慢慢變小，最後不復望見的過程。當中也顯現對故鄉臺灣的離情與不捨。

而在海洋書寫中觀照故鄉臺灣，除了描述肉眼所見的景象，還有夾雜歷史記憶與個人想像的情況。當航行到與臺灣有關的海域時，常會觸發詩人對臺灣過去歷史與自身身世的感懷，例如南投詩人張達修在 1933 年由日本返回臺灣時，經過關門海峽寫下的〈秋日由攝津歸臺舟中作八首〉其三之作就如此感嘆：

馬瀆低徊往事悠。合肥人去跡空留。春帆樓外維舟問。弱水無聲日夜流。

張達修望著海峽旁的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那是議定割讓臺灣的地方。只是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早已離開，後來的張達修只能望著晝夜不息的海潮，思索著臺灣人如何在歷史的洪流中淪落為被殖民的身分，內心充滿著痛苦與無奈。

### 環球鉅作

在日治時期還有一部至今無人能超越的航海鉅作，那就是林獻堂的《環球遊記》。他用 378 天（自 1927 年 5 月 15 日到 1928 年 11 月 8 日）環遊世界，由基隆出發，經新加坡、斯里蘭卡、埃及、北非與西歐，再橫跨大西洋、美洲大陸、太平洋，最後抵達日本。在航程裡對海洋有生動的描繪，如他在離開錫蘭古倫母（今斯里蘭卡的可倫坡）航向埃及時，就看到成群飛魚躍出海面的奇景。遊記寫到：

飛魚成群，飛越波浪，如燕子之掠水然，誠為奇觀，正思倘能試飛一尾入船，始余一觀，豈不更妙？何意竟能如願，潑刺一聲，已在甲板上亂跳。其身瘦而長，約有七八寸，兩翅如鳥翼，故能善飛也。



環球旅行途中的林獻堂（中），與其大兒子林攀龍（左）、小兒子林猶龍（右）攝於巴黎。（取自《林獻堂環球遊記》）

這種飛魚成群躍出海面，甚至是跳上甲板、在乘客腳邊的奇觀，也唯有在海上才能看到如此特殊的經驗。而林獻堂當時所見的海洋奇景，今日仍有可見之處。如他在義大利半島與西西里島中間航行，經過一座海上的火山島時就寫到：

船經意大利半島之南端，則望見斯多倫波利島，島之直徑僅有八哩，其噴火口之最高峰有三千餘尺，黑煙一道直上雲際，而峯端四圍殘雪皚皚實為奇觀。

文中所描寫的火山島嶼今日或稱之「斯特龍伯利島」（Stromboli），至今仍偶有噴發。在毫無遮蔽的海洋，仍有積雪的高聳島嶼噴冒黑煙，著實震撼林獻堂的視域。

由於環繞地球一周，遍覽各地的風土民情，在遊記裡也多有描述各地文化差異者。例如他航經夏威夷港灣時就如此描述：

十五日，朝七時抵布哇，船未傍碼頭時，有十數土人，游泳船旁，呼人擲錢水中，他即沒水取之，百不失一。新嘉坡土人亦是如此，但新嘉坡土人各乘一小舟，而此則無之。

文中描寫他抵達布哇（今夏威夷群島），在海港附近的原住民向船上遊客乞求金錢的情狀。如有遊客投錢於水中，原住民當下就潛水取之，展現優良的水性。這也讓林獻堂聯想到在旅程初期，新加坡的原住民也是如此，只不過新加坡原住民習慣划著小船，不像夏威夷原住民慣於游泳。這種有趣的比較，也顯現這趟環球旅程擴大了林獻堂的視野，得以比較各地的文化差異。

綜觀整個日治時期的海洋書寫，正處於航海技術成熟而飛航旅行尚未普及的階段。因此可以悠閒的體驗海洋的景象，呈顯出與前代不同的書寫樣貌。也比後來搭機飛越海洋的旅行者，更能詳盡描述當中的奇特美景與個人感懷。由最早被安排的東遊旅程，轉變為自由行的感發抒懷，甚而有描述世界各地風土民情的環球鉅作，都別具有時代意義與特殊性，是臺灣文學史上相當珍貴的記憶。

### 李知灝

現任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兼圖書館藝文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古典詩、戰後東南亞漢詩研究、數位出版與社群經營、空拍與文創實務等面向，近年亦從事嘉義地區藝術家傳記資料之整理工作。著有《從蠻陬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出發與回歸——日治時期臺灣遊日作品探析〉等。